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特稿】

大灣有了一首「灣歌」——吉狄馬加

編按：「粵港澳大灣區，是停泊在南太平洋北岸的一座大船，也是十一城八千萬同胞和遠方遊子的共同家園，這是原創歌曲《大灣》的主題精神……



▲《大灣》這首歌，由成龍（左）及盛梅（右）原唱，唱出對大灣區的嚮往。圖為《大灣》宣傳海報。（資料圖片）

粵港澳大灣區，是停泊在南太平洋北岸的一座大船，也是十一城八千萬同胞和遠方遊子的共同家園，這是原創歌曲《大灣》的主題精神……

成龍是當今世界上最為著名的華人表演藝術家之一，他的歌唱藝術與他的表演藝術一樣，也富有特色，自成風格。從香港走出並風靡世界，成龍素以「硬派小生」的風格為人們稱道，而他的歌唱風格，也體現着磅礴的豪氣與剛勁的力度。

與成龍搭檔的盛梅博士是公認的實力派歌唱家，在聲樂方面訓練有素，藝術純正。她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轉益多師，專攻民族唱法，在國內外大型演唱會屢展輝煌，並且自己也從事歌詞創作，在音樂界已經頗有影響。

她的歌聲甜美清純、幽雅溫婉，極富魅力。《大灣》的演唱顯示出她清冽的音質、清麗的音色、清亮的歌喉，正好吻合大海的蔚藍和大灣的秀美。她所習慣的民歌風的表現在這裏則被提升到「灣歌」風的韻致。

稱為「灣歌」實至名歸

此歌歌詞圍繞着大灣區如一艘大船，滿載着十一個城市、八千萬同胞的夢想，聯想到從大灣區飛向世界八方奔忙於異國他鄉的遊子，由此構成了特殊的家的感覺，大灣具有家的意象，大灣具有家的溫馨，大灣具有家的召喚力，這樣的構思就超出了一般大灣區「團結一心」的定位。此歌樂曲的創作也非常特別，先是用逐漸加快的節奏開啓歌幕，如同南海一浪緊過一浪的波濤引領人們將眼光從悠遠轉向大灣綠色的海岸，然後用並不綿長的拖音傳達大灣與海潮不絕如縷的關聯，春來秋往的碧綠和萬家燈火的繁盛在樂曲中都得到了委婉的闡釋，因而總體上聽來樂曲和諧、優美而風格卓異。這是一種最適合《大灣》題材與情景的音樂處理，因此被稱為「灣歌」實至名歸。

《大灣》

作詞：崔軾玄 作曲：孟文豪 編曲：孟文豪、郭薇 演唱：成龍、盛梅

- (成龍) 珠江歸入海碧水繞青山 十一座城市燈火璀璨
(盛梅) 比鄰結伴相依可溫暖 天高海寬同乘一座大船
(成龍) 天涯如比鄰比鄰如至親 八千萬同胞血脈相連
(盛梅) 星移斗轉赤子夢依然 盛世如願永葆國泰平安
(成龍) 天上明月一彎 人間幾許清歡 明珠一串聚成大灣 不畏世界風雲變幻
(盛梅) 海上明月一盞輝映萬家團圓 繁星璀璨輝映大灣 像母親敞開臂彎
(成龍) 迎接遊子還
(盛梅) 天涯如比鄰比鄰如至親
(成龍) 八千萬同胞血脈相連
(盛梅) 星移斗轉赤子夢依然
(成龍) 盛世如願永葆國泰平安
(盛梅) 天上明月一彎 人間幾許清歡
(成龍) 明珠一串聚成大灣 不畏世界風雲變幻
(盛梅) 海上明月一盞輝映萬家團圓
(成龍) 繁星璀璨輝映大灣 像母親敞開臂彎
(成龍) 天上明月一彎 人間幾許清歡 明珠一串聚成大灣 不畏世界風雲變幻
(合唱) 海上明月一盞輝映萬家團圓 繁星璀璨輝映大灣 像母親敞開臂彎
(成龍) 迎接遊子還
(成龍) 迎接 (合唱) 遊子還

【文化綠蔭】

你為別人做過什麼？——張欣

有一個同事還蠻有才華的，但是混得不太好就是挺孤家寡人的那種，沒有什麼朋友，大家對她都客客氣氣地敬而遠之。

有一次她跟我聊，覺得這個社會根本容不下天才，空有一身好鋼別說刀刀就是刀背都用不上，總之就是高處不勝寒。的確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我的美麗阻礙了我，我的才華阻礙了我，我的優點讓我得到的是不公的待遇。

果真如此嗎？我對同事說，有許多事情並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比如說人情世故固然是門大學問，落到實處也就是「你為別人做過什麼？」尤其是那些沒有利益關係的事，那些純粹是幫助別人的事，你做過多少，哪怕是一件也可以。

同事想了想說，這不就是交換嗎？我說是啊，交換並不低級，你想得到別人的認可沒錯，但是大家也同時認可沒有免費午餐的道理，如果什麼都不想付出只是覺得別人應該前來朝聖，是不是有點想多了。

這些年我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就是有許多有才華的人，優點非常顯著的人，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只要與其個人的利益相關，就會用百分之百的精力把它完成得很好，可是一旦與己無關的事比如是半公益性質的事肯定會熱度銳減，總是顯得有一搭沒一搭的甚至變換用手掌櫃。

好吧，那我也來功利地說，沒有即時回報的事就真的不值一做嗎？當然不是，我們所說的人緣、人脈、紅利、福報無一不來自無私的努力和付出，要知道有利益關係的事並不是人情而是本分，只有純粹的「利他」才是一種積累。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有的人辦事好像特別容易，看上去難度挺大的事也能辦成，輪到我們就是區區小事最終都是以失敗結束。這是為什麼呢？無非就是這些人的積累達到了一定的量就會起到質的轉變。

也許他們做足了功課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做了也不說，是一種美德。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不需要別人幫助的，也不是所有欠你人情的人都會反過來幫助你，但是人生的大方

向就是你應該或者必須為別人做點什麼，就像愛需要表達，就像祝福需要呈現，就像我們常說的順水人情，只要做了都是一種積累，都有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回報你的人生。

所以無論我們的人生處於哪個階段，也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應該盡可能為別人做點什麼，父母、家人、朋友只要是自己之外的人都算。

經常聽到有人說我給爸爸媽媽換了一套大房子、我打工資助弟弟妹妹上完了大學、朋友失戀我陪她聊了一個晚上、我要到醫院去看剛手術了的同事等等，恐怕是用了抱怨的口氣我也從中聽到了自豪，我對這樣的人總是高看一格，他們憑藉一己之力發光發熱不僅僅沾自己還能幫助別人，這樣的人一般都不會懷才不遇、孤芳自賞，通常人生之路會走得更輕盈一些。

所以如果上帝問我們這一生是希望給予還是得到的時候請謹慎回答，因為只想得到有可能真的領取一張乞丐證。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敬畏——胡燕青

人拜神，實是弱者。

但人拜神，並不是因為脆弱，反是因為對自身脆弱的深刻認知。這一方面鼓勵我們學習和發明，一方面帶引我們變得謙卑，對更偉大的心靈衍生敬畏。

敬畏是獨對星空、面朝大海和登高遠望時必然產生的情懷。天地之間，人的渺小盡現。世界並非浴紅，你一個人佔得來、霸得住的。正因為敬中有畏、畏中有敬，人類才恰如其分地在造物主面前行事為人，心服口服地敬拜神。人定勝天的主張是深刻的恐懼孕育出來的助威吶喊，只是個戰鬥口號，證明我們尚未懂得「恐懼」和「敬畏」的分別。愛裏沒有懼怕，卻有敬畏。人心有敬畏之情，乃是恩賜。沒有敬畏，何來道德？沒有敬畏，為何傾獨？沒有敬畏，何必誠信？沒有終極的聖潔大能者，何來敬畏？

何況，我們雖然脆弱，卻有勇氣承認和正視自己的脆弱。但脆弱和恐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客觀的脆弱或可以導致害怕，但也可以帶來智慧。

家父臨終前，我問他是否不信有上帝，只信科學，他用力點頭。接着我又問他是否覺得冥冥中有主宰。他深思一陣，又點頭。這讓我知道其實大部分無神論者其實只是未嘗試尋求創造主的人。小灰人視類，就是要我們不承認上帝，這和《聖經》所描述的撒旦路數一模一樣。

那條黑白片拍得太清，其特技也太好，比一九六九年登月那個完美得多了。若要我進化成那個小灰人，我寧願退化了。起碼，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思想家，能超越者寥寥可數，光數算中國的就已經大可觀了。(作者為香港作家。)

城市記錄有時奇奇怪怪——胡洪俠

「喜相逢」開張四月餘，盈利四萬五，原因是堅持『以中低檔為主』，聘請香港名廚主灶掌勺，經營馬來西亞的「沙爹牛肉」、香港的「金牌霸王雞」和潮汕小菜等名肴。」

至此似乎可以明白：主流媒體上避而不提的「榮華餐廳」的確是深圳早期正規潮菜門店之一；而那家名為「潮汕酒家」的餐廳，雖然做過廣告，開張營業，後來「吵散」了；更名之後的「喜相逢」雖然由報紙發了盈利「喜報」，不過看其出品，「潮汕小菜」已是點綴，早早打出的「潮汕酒家」旗幟名實已雙雙不存。

一家菜館的城市記錄尚且如此奇奇怪怪，研究城市文化演變的人，真要同時睜大奸雙眼才看得到。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圳特區初創之時，原寶安縣人口不足三十萬人，其成規模的高速發展端賴於持續大規模的移民。首批兩萬多解放軍工程兵就地轉業之外，彼時成群湧入深圳的移民群體，首推潮汕人。眼下生活在深圳的潮汕籍人士已經有四百多萬，潮菜也因此成為今天深圳飲食文化中的一脈主流。

香港佳寧娜集團一九八八年跨過深圳河來深圳攻城略地，引領了深圳潮菜高檔化、時尚化潮流。不過，既然有幾十萬潮汕人早就在特區安營紮寨，第一家潮汕風味餐廳又是哪家？

此事說來有趣：在寫於二〇二一年十月的那篇〈深圳人的潮味軌跡〉文章裏，汕頭潮菜大師鍾成泉先生轉述他師兄弟的回憶說，深圳第一家有規模、上檔次的正規潮菜餐廳，要算汕頭人老闆陳煥榮先生一九八四年在東門南塘匯食街創立的榮華餐廳。

循此線索，我即去深圳報業集團數據庫查「榮華餐



【特稿】

董橋的豐收年

今年是董橋的豐收年，接連榮獲「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藝術貢獻獎」、「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雙年獎以及「第十二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俱為大獎，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各種逸話而展開，呈現一個董橋心目中的胡適的形象。稻花香裏說豐年，好事連連，近日董橋再獲台灣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所辦「第十二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貢獻獎旨在鼓勵文學上具有累積性、超越性之成就者，由評議委員會遴選產生。董橋筆耕已逾一甲子，一生與文字不可分割，以提升文化水平、擴大讀者視野為己任，其著述甚豐，文壇地位崇高，深獲肯定。歷屆得獎者包括余光中、痲弦、黃春明、西西、白先勇、李永平、尉天驄、楊牧、林文月、司馬中原、王鼎鈞。今屆評議委員會一致通過將此獎頒給董橋。贈獎典禮訂於十二月十日，在台灣佛光山台北道場法雲堂

舉行。「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首辦於二〇一一年，由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提倡並親力成立，歡迎世界各地的華文寫手參加。貢獻獎之外另設創作獎。此獎所徵稿類與一般文學獎不同，創作獎下細分長篇歷史小說、短篇歷史小說、報導文學、人間佛教散文、人間禪詩五項。董橋認為作家的價值在於其獨特的風格與視野，寫作是訓練自己獨立思考的途徑。他說過：「所有愛好文學藝術的人，都要緊記這一點：你必須有自己的個性在創作中，不然做出來的作品價值就未必很大。」附上董橋得獎感言，以饗讀者。——編者



▲董橋，一九四二年生，原名董存爵。（明報資料室）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得獎感言

●董橋

著名華文作家、《明報》和《明報月刊》前總編輯董橋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散文多年，文筆雄深雅健，形成風格獨特的「董橋體」，在文壇舉足輕重，作品備受兩岸三地推崇及肯定。長年從事媒體工作期間，更發揮媒體的責任與使命。今年五月董橋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藝術貢獻獎」，肯定他對於文學藝術的貢獻與影響。

匆匆數月，由康文署轄下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公布得獎名單，董橋憑《讀胡適》獲得散文組雙年獎，藉此表揚其傑出文學成就。《讀胡適》於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二〇一九）出版，以胡適的人物生平為軸，穿插

那年晚春林海音先生來香港玩，我在一家北方館子為她洗塵，席間幾位客人談起《城南舊事》，都說文字這樣淡，情懷這樣濃：「只有那麼喜愛老北平的林先生才會寫得那麼好看。」林先生淺淺一笑說：「想寫，愛寫，寫的都是自己留心的人和事，讀得下去就好。」林先生這番話淺白而深刻，發人深思。想寫愛寫是天性。留心是在意。讀得下去就是好看。讀書、治學、寫作真的離不開一個愛字。沒有

這份固執的珍愛，讀書無心，治學無根，寫作既難圓滿，生涯也難持久。人到八十，我謙遜接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的貢獻獎之際，想到的竟然是林海音那天晚上說的這番話，深深覺得我其實還做不足林先生付出過的努力。那個愛字我是做到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美國文學我真的愛得要命，該讀的書拚命讀，拚命學，那是客居英倫多年練出來的苦功。對人對事的留心在意卻顯然不夠。也許林先生那一代人經歷的老歲月舊人物格

外動人，值得銘記；一旦進入科技年代，人情世故漸漸腐化了，乏味了，弄得我實在懶得留心，寫得好看的故事於是一定不多。當然，講文學理論，講創作途徑，時代的這些蛻變並不是寫不出第一流文學作品的藉口。作家的創意決定作品的優劣。新歲月新人物有新歲月新人物的風采和情景，城南的舊事輕易變成城西的新事。那樣推論是對的。可惜像我這樣半新半舊的文人從來戀舊，懷舊，不甘心遷就新的時代追隨新的觀念，

閱讀情懷已然逝去？

【師說師文】



●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記者詢問了一道問題，我不懂如何回應。她說在出版社列表裏，看見我的新書是初中推薦書目，問我有否刻意寫得平易近人。這其實並不難回答，若是以作者身份，我當然自我中心、不負責任，從不考慮市場需要、讀者目光，堅持我行我素。但轉念又想，如果真的有老師願從推介，買了我的作品贈予學生，或會因我的自負的一字一句，不小心把正在探究文學的微小興趣一口氣抹掉。

閱讀好像已是一種古老的儀式，像節日崇拜：學生魚貫走進禮堂，聽着莊嚴字句，誦讀與自己無關的經文，主禮人興奮地說誰人的註釋，打呵欠，被拍醒，站立，目送沉醉的人一個個退席，然後得到解脫。尤其是被逼完成的閱讀報告甚或測驗，學生全都是靈媒，遵從同一種降靈方式，先撫摸封面，看封底，讀不進去就嘗試看兩段序言，合上，心中唸唸有詞，滿天神佛，隨手一翻，「一陽指」點中哪一句，它們就是整篇報告的中心思想。

是的，他們不是很久沒閱讀，而是從來沒有讀過一本完整的書。我會欣喜地告訴一位我鍾愛的前輩：你的作品我放進書單裏，着學生好好閱讀。得到的回應竟然是：「聽仔，你靠書呀？」好像所有事情只要是不自願的，便注定被浪擲、被討厭，而且並不能重來，學生往後再看到曾被推介的作家名字，都必然冠以無聊、了無生氣、一本正經的主觀印象，像後遺症一般。

於是我回想自己是如何走進閱讀。記得初中閱讀書目是《哈姆雷特》，幾個同學圍坐收音機前，錄製王子在墓地發瘋一段；高中看過《EVA》後再讀太宰治，從青春的無病呻吟中尋找共鳴，再製造煩惱……閱讀之於我總是灰暗與瘋狂。多少年了我一直拒絕他人的價值觀，偏食某筆風和主題，儘管失卻威逼、小測或報告，閱讀都不會風化，仍樂此不疲，為着揭頁而無比快樂。

閱讀之毒



●澳門濠江中學 陳奇川老師

在朋友圈曬書，感言無多，每每都是搜腸刮肚。別人手動點讚，算是給面子，要是留下一言，那幾乎可以視為知音了。

疫情期間，讀了阿城的「三王」系列，頗受震動。這三部小說均是寫知青故事，文筆洗練傳神，人物躍然紙上，而我也從中體會到「無用之用」的悲劇意味。於是，我便在朋友圈轉發了感想。學生瀚文見了，說也很喜歡阿城，當初就是因為看到棋王節省糧食的片段才去看這部小說。之後，他還給我推薦了描寫亦很精到的書——《龍族》。

無獨有偶，疫情期間，學生思源看完我的書，便給我「安利」了《歲月的針腳》、《山茶文具店》、《燕子最後飛去了哪裏》這三部書，說我寫的散文題材與之類似。至於文字感覺，她想到了《上課記》。不過，她直率地說：「老師，請恕我直言，您太靠譜了。」她猜我是專業書看得太多，建議我看汪曾祺的書，將人們對同樣事物沒有觀察到或品味到的東西寫出來。

難得能與這些學生結為書友，聊着聊着，就能從一本書牽出一串書來。可惜這樣的學生為數不多。最近開學，我又照例盤查：哪些同學在暑假期間至少讀完一本書的？放眼望去，舉起的手稀稀拉拉。不太明白他們是怎樣度過這個「史上最長的暑假」。

此刻，不由得想到鍾春暉老師在朋友圈曬的書：《棋王》、《局外人》、《回首我們的時代》，我都一一拿來讀了。令我敬佩的是，為了避免學生沉淪於各種本能的欲望，他在疫情期間舉辦了雲端讀書會，十五場，三十小時，六十餘位師友與會。真可謂是「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儒」。他原來想着能有三五知己參與就行，誰知反響出奇的好。看來，閱讀情懷並未逝去。

書在朋友圈中撤出去，最終還是能落入一些人的心，而回音將會遲早傳來。故此，我還是視閱讀為頭等大事，只是面對學生，肩頭上的擔子比以往更沉了。

中文系入學面試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大學的招生程序五花八門，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總免不了面試。網上經常流傳面試官會問些怎麼樣的題目。細緻的每一道問題，當然會為考生「度身訂做」，但幾乎有一道必問題，那便是閱讀的習慣。

第一個可能的問題：最喜歡哪一部書呢？中文系的教研範圍涵蓋古今，兼及中外，舉例之餘還當說明。有些學生很老實，說高中生涯已被課程擠壓得透不過氣來，只讀了教科書。這個答案不好，但誠實得來也使考官撫心自問，誰沒有承受過公開考試的壓力呢？有些同學真的讀了一部書，卻明顯是坊間不少學校都會用來作指定課外閱讀的。這個答案有點魚目混珠，其實也跟沒有喜歡什麼書並無二致。

有些同學膽大，說最喜歡某位古代詩人的作品。這答案很好，但要小心。例如很喜歡杜甫，然後舉出《客至》、《兵車行》、《登樓》等篇目。不要忘記，這三篇分別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給予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的建議篇章。真要舉杜甫為例的話，好歹要搬出一些《秋興八首》、《詠懷古蹟五首》、《戲為六絕句》等，背誦、分析，琅琅上口，不枉自己「最喜歡」的雅名。只能舉範文為例者，面試官只能一笑置之，將結論歸為時間繁忙，未能好好讀書。

第二個可能的問題：近來讀些什麼書？文學碩士課程的報讀者不乏中小學前線老師，進德修業，何其美好，誠為學界之福。有一位老師非常誠實，說學校教務繁重，沒有喘息空間，無暇閱讀。不說謊，並反映現實，情有可原！有一位面試者使我印象深刻。「近來讀些什麼？」「我閱讀面很廣闊，什麼都讀，難以枚舉！」「多讀書好，面試時間有限，請舉一部最好看的跟我介紹一下。」「但我讀書真的太廣博了，舉哪一部呢？」「沒事，都可以！」「……er……er」任何一本都可以，跟我們介紹就可以了。「其實我近來比較忙，沒有讀到什麼書。」

愈是繁忙，愈需要閱讀。閱讀可以減慢生活的節奏，讓自己的腦袋冷靜下來，重新整理與出發。我們的涵養大多透過閱讀獲得；讀得愈多，我們便會成為更博學多才的人。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閱讀情懷已逝？

我常常到三聯書店打書釘，有時也會瞄瞄牆角的十大暢銷書榜。二〇二二年六月的書榜頗堪玩味，榜首是梁萬福醫生的《好好準備變老——老人科醫生給Young old活得自在的實用提醒》，第二位是馬仔的《低能媽求生記》，難怪很多做出版的朋友，早幾年已表明香港書市只有兩類書尚可避免賠本，對象分別是小朋和「老」朋友。無論如何，有這兩類朋友，總比沒有朋友好。

「如果我能出一本老幼咸宜的書，就可以發大財了」，想是這麼想，實在知易行難。何況書榜並沒列出銷量，不管整體銷情如何，還是能決出十大。

閱讀不好老是牽繫市場吧，閱讀談的是情懷，這念頭對於愛打書釘並已準備變老的我來說，正中下懷，卻又無處發洩。

我學校在初中設閱讀課。學期初某天，我要往中三戊班推廣閱讀。師生禮畢，我首先向同學分發自製的閱讀手冊，滿心期待同學欣賞的眼神，此時卻有一道比課室空調冷得多的句子劃破寧靜。

「還派筆記？電子書啦！」說的人已經不是小朋友了，我亦準備來個情緒的大反擊。幸好我有閱讀習慣，性情得以陶冶，便平靜帶笑道：「是學校送給同學的，沒有電子書，你不要的話，可以不拿取。」

「不是不是，我很想要。」我只能選擇相信，頑石應該也帶點情懷吧，或早或晚，遲遲有時。

這位同學並無過錯，他的想法，或正代表介乎小朋友與老朋友之間的中學生、大學生、職青、青壯年人等等。電子化，有沒有將情懷邊緣化？得看對方化不化。我只是擔心，點點率等同閱讀率，鍵盤亦就此消滅了原子筆。

當開卷有益變成開機有益，掩卷歎息或已換作關機疲累。情懷已變，或說已經變心，轉型戀上電子，能否結婚生子，大概只能像一條三式判斷的閱讀題型：無從判斷。或信則有，不信則無。或樂觀一點說，對於別人的幸福，我是樂觀其成的。回到準備變老的我，身為寫了二十多年的老作者，眼見實體書無人問津，電子書有容乃大，還真有點不是味兒，情懷亦如冰封。為什麼？出了十幾本書，幾乎沒受惠過電子書的任何稿酬，像我這樣的一位實體作者，此刻的樣子神情，能不像沙漠嗎？